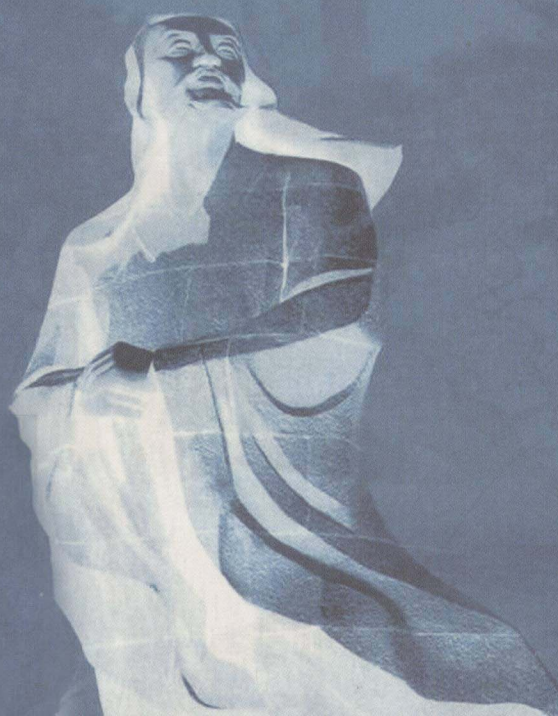


The Specter of Tao Yuanming

陶渊明的幽灵

鲁枢元◇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陶渊明的幽灵

The Specter of Tao Yuanming

鲁枢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渊明的幽灵/鲁枢元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1-4362-7

I. ①陶… II. ①鲁… III. ①陶渊明 (365~427)-人物研究

②陶渊明 (365~427)-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503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余雪霁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陶渊明的幽灵

鲁枢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10,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362-7/I·3377 定价: 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题记	1
----------	---

第一章：陶渊明与人类“元问题”	3
-----------------------	---

I·1 “人与自然”是一个元问题	4
------------------------	---

金岳霖在美国讲自然与人生/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巫魅”关系/自然的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砍进深深一刀/自然主义是唯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幻想/吉登斯：生态问题与生活政治/陶渊明：一位面对元问题的先知先觉

I·2 自然的魂魄：陶渊明	10
---------------------	----

梁启超连用七个“自然”赞美陶渊明/胡适说陶潜是自然主义哲学的绝好代表/朱自清、郑振铎、刘大杰、朱光潜论“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陈寅恪说陶渊明发明“新自然主义”/“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陶集中四处直接讲到“自然”

I·3 陶渊明质性自然	14
-------------------	----

任真率性/圣人法天贵真/真人亦是自然人/神仙是完全融入自然的人/放旷冲淡/自我流放于礼俗之外/“藏金于山”与里尔克的“金属还乡”/委运化迁/甲骨文“化”字是太极图的雏形/老子的“周行不殆”与修斯的生物圈/个体生命与大化流行

I·4 在自然中诗意栖居	28
--------------------	----

陶渊明的人生路径/荷尔德林的《还乡》诗/还乡就是返回本源近旁/自谓羲皇上人/诗意栖居是人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李渔

2 陶渊明的幽灵

的列仙之福/缪尔的物我两化/生命在瞬间抵达永恒

- I·5 陶诗自然 32
以自然为题材/以自然喻“自然”/金谷显贵的“身名俱泰”/兰亭名士的“游目骋怀”/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玄学最高境界的人/陶渊明是老庄之后唯一在诗中得道之人/陶诗是一团氤氲混沌的元气/陶诗无意于传而自然不朽
- I·6 陶渊明因“自然”而伟大 36
“千古一帝”与“千古一人”/陶渊明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清风”、“白云”是什么/素朴的人生观/英雄的人生观/圣人的人生观/地球上光有“英雄”是不够的,还应当有“圣人”/金岳霖:时代的要务是以圣人观救治英雄观
- I·7 “自然”:当代中西哲学遭逢的路口 43
“母牛”与“玄牝”/启蒙主义的自然观主宰全球/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匍匐前进”/李约瑟:老子是世界上最懂自然的人/史怀泽论抱瓮老人/21 世纪的哲学主角是“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根基是自然哲学/陶渊明将在中西哲学新的综合中再度现身

第二章:陶渊明的自然哲学 51

- II·1 诗人的哲思 54
诗哲陶渊明/儒家抑或道家/贺麟:使自然在灵魂内放光明/张世英: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的哲理/海德格尔:为什么选择荷尔德林/人类“此在”在其根本上是诗意的/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诗人在自然的拥抱中/寄望于诗
- II·2 汉文化圈中“自然”的涵义 59
“自然”成为公众热门话题/“自然”乃“自其然也”/“道法自然”乃“道以自己为法”/“天”类似于“自然神”/《周易》:儒道之源/《老子》,中国自然哲学的元典/“自然”为“众妙之门”/王弼的自然观/道家自然哲学的意义与价值
- II·3 道家自然哲学的现代衍变 64
道家自然哲学的早期分野/王弼崇无,郭象贵有/纯儒钱穆/钱穆的“以儒统道”与启蒙理念/方东美的自然美学与现代性反思/杜维明:儒学的生态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生态世

	界观/生态系统理论与中国式宇宙论图像	
II · 4	“知白守黑”与“陶潜·陶渊明”	72
	“知白守黑”是自然的最高模则/尼尔斯·波尔与太极图/李政道谈“暗物质”/新近发现“暗基因组”/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积淀/陶渊明名字的深意是“知白守黑”/鱼在于渚,或潜于渊/老子惯于以“渊”喻“道”	
II · 5	“知白守黑”与陶渊明的生存智慧	77
	出仕与幽居:“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理想与现实:“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醒与醉:“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生与死:“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生生死死,皆为自然/精神自由的人生选择是进入文学创造玄妙之境的前提	
II · 6	陶渊明的“知白守黑”与海德格尔哲学	82
	海德格尔把“知白守黑”译成德文/海德格尔墓碑上的星光/沟通陶渊明与海德格尔的精神隧道/葡萄酒的“幽幽光芒”/海德格尔的“有无之辨”是“知白守黑”的西方版本/“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诗人是被“太大的光亮置入黑暗中”的人	
	第三章:陶渊明与自然浪漫主义	91
III · 1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与自然	92
	浪漫主义是西方意识领域最伟大的转折/欧洲浪漫主义的父执们/精神的悸动也是自然的悸动/浪漫主义是对工业革命的逃避/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思潮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美学法则”与“工业社会法则”格格不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涵义	
III · 2	东方古代自然浪漫主义诗人陶渊明	97
	与欧洲浪漫主义声气相投的陶渊明/中国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充盈着浪漫意味/自然主义的陶渊明天生是浪漫主义者/伯林论浪漫人格/华兹华斯像陶渊明一样以“孤云”自喻/布莱说陶渊明应是华兹华斯的“精神祖先”	
III · 3	陶渊明的海外“自然盟友”	102
	汉文化圈中的陶渊明/罗兰:法国人这么熟悉陶潜的声调/瓦雷里为梁宗岱法译陶诗作序/米修赞陶诗品格清高/美国教科书中的陶渊明/“相逢何必曾相识”/伊壁鸠鲁:贤人应当喜爱田	

4 陶渊明的幽灵

园/爱默生、惠特曼与陶渊明/塔希提岛本是桃花源/荣格的“潜然见南山”

- Ⅲ·4 陶渊明与卢梭:文明人向自然人的回归 112
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冲突与整合/“社会花环”成了“锁链”/宁做幽暗中的独行者不做随波逐流的文明人/卢梭不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年金折腰/夜莺在“退隐庐”窗前歌唱/卡西勒连用 10 个“自然”赞美卢梭的书写风格
- Ⅲ·5 陶渊明与梭罗:在诗意中营造自然与自由的梦幻 123
“自然之死”化解了人生的一切价值和意义/梭罗崇拜中国哲人/霍桑笔下的梭罗肖像/“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夕阳映在济贫院的窗上与映在富户窗上一样明亮/你造了空中楼阁,劳苦并不白费/“瓦尔登湖”也是“陶渊明湖”
- Ⅲ·6 自然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 134
沈从文:用笔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进步作家的声讨让沈从文精神崩溃/你进一步,我就退一步/冯至认同诺瓦利斯的“世界必须浪漫化”/雅斯贝尔斯主持冯至博士论文答辩/1949 年之后冯至改弦更张/沈从文劫后余生与冯至再度反水

第四章:自然的演替与陶渊明之死 149

- Ⅳ·1 历史学、新史学与文学史 150
新史学与新史学/钱基博的科学文学史观/基于人类记忆的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历史的肉体/梅罗-庞蒂:回到‘自然与人’的源初关系中/东方哲学的暗示是无穷的/历史撰写中“诗化—修辞话语”优于“科学—逻辑话语”
- Ⅳ·2 “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疏漏 158
百年遗漏/被哄抬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文学史书写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五四前后的自我拔根运动/林庚:中国文学是诗性的、女性的、田园的/胡兰成:真正的文学应与自然“素面相见”/汤因比:地球生物圈才是书写历史的平台
- Ⅳ·3 陶渊明诗思的源与流 168
汤用彤论魏晋玄学与文学/宗白华论晋人之美/陶渊明诗歌的源头/农业文明与华夏民族的“田园意识”、“回归意识”/伟大的诗

	篇与民族集体无意识/陶渊明与“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演替 共命运/“此老犹为千载人”	
IV·4	陶渊明接受史的拐点	181
	诗歌沉沦与叙事文学兴盛/被政治伦理化的陶渊明/顾炎武的 “进取之士”与谭嗣同的“铮铮烈士”/余英时论 16 世纪儒学的 “异形转步”/陆揖倡奢废俭/弃儒就商的士林取向/道家精神的 沦丧/陶渊明开始成为时代的不谐和音	
IV·5	现代文学革命与陶渊明	188
	胡适的白话文学与陶诗/无心肝的月亮/鲁迅推崇陶渊明“金剛 怒目”的斗士形象/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伟大”/冈村繁 论陶渊明内心的“魔性”/鲁迅论陶与文坛论争/谢灵运与陶渊 明/李长之如何落实鲁迅的判断/逯钦立晚年的困惑	
IV·6	陶渊明之死	202
	陶渊明的二次死亡/毛泽东不满于陶渊明/右倾保守主义分子陶 渊明/陈翔鹤与《陶渊明写挽歌》/城市化:陶渊明在 21 世纪中 国遭逢的语境/赖声川解构桃花源/房地产开发吞噬了陶渊明/ 陶渊明再度死亡使他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幽灵”	
第五章: 陶渊明的幽灵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211
V·1	“幽灵”与德里达的幽灵学	213
	幽灵(specter)更接近中国传说中的魂魄/德里达:现象学的自我 是一个幽灵/“幽灵学”的方法论意义/德里达的“幽灵”与中国 老庄哲学中的“道”/更原始的话语是更真实的话语/黑格尔的 幽灵/马克思的幽灵/尼采的幽灵/德意志民族盛产哲学幽灵	
V·2	诗国幽灵陶渊明	220
	中国应向世界推举一个诗人幽灵/陶渊明是“诗魂”常在的不死 诗人/一语天然万古新/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灵童转世” 与“借尸还魂”/苏东坡:“只渊明,是前生”/“学陶当于神明中求 之”/陶渊明幽灵的“延异”	
V·3	人们能否求助于幽灵	230
	人类征服了世界却丢失了灵魂/狄尔泰、荣格、舍勒与德里达的 幽灵学/中国古代哲学中“精神”的涵义/“精返于气,反以相	

天”/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幽灵”被赋予拯救艰难时世的力量/文学批评要看见看不见的东西/文学的验尸与招魂

V·4 陶渊明的幽灵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239

V·4-1 达人善觉:樊笼与规训社会..... 240

樊笼,人生境遇的一个共名/韦伯:木笼变成了铁笼/海德格尔论“座架”/福柯论监狱与“规训社会”/人往往是自己的囚徒/心远地自偏,出逃的路在于自己的放下

V·4-2 归去来兮:回归哲学与进步论..... 246

回归,陶渊明的精神取向/进步论的系谱学/本雅明:本源就是目标,复归也是救赎/“复杂性”理论,一副难以解套的“绊马索”/陶渊明诗中“倦鸟归林”的感觉

V·4-3 素心清谣:清贫自守与消费社会..... 255

苦日子完全可以唱着过/儒、道不同的固贫观念/奢侈消费已成流毒中国大地的“鸦片”/陶渊明与杜宁的幸福生活三要素/鲍德里亚呼吁给消费社会附加一个掌控的靈魂

V·4-4 悠悠南山:闲逸与劳动伦理..... 262

陶学中劳动的亮点与误区/马克思论劳动异化/劳动与人类社会的元问题/重审劳动伦理/陶渊明的低碳生活/闲逸气质是资本主义的天敌/钱谷融的“闲斋”/飞特族的回归之旅

V·4-5 长吟陇亩:田园诗与农业文明..... 270

陶渊明的田园画卷/中国城市化运动将传统农业文明连根拔起/打工诗人是陶渊明的嫡亲传人/阿莱格尔的城乡论与知白守黑/像尊重教授、官员一样维护农民的尊严

V·4-6 桃源情结: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 280

桃花源与康王谷/桃花源的时间与空间/王治河论后现代浪漫/麦茜特的生态乌托邦/后现代浪漫诗人温德尔·贝瑞/黑泽明的水车村/当代中国人的“桃源情结”

结语:礼魂·招魂..... 291

附录一:Contents..... 295

附录二:Preface..... 306

后记..... 309

题 记

陶渊明(公元365—427),东晋末年出生于江西浔阳柴桑。中国伟大诗人、思想家。

陶渊明传世的诗文并不算多,约一百余篇,却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这是因为他质性自然,热爱自然,自自然然地吟咏着他心目中的自然,真正将自然化入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因适应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为人们在天地间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素朴、优美的典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田园情结”、“回归意趣”、“桃源憧憬”已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精神文明的象征,甚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渊明文学的魅力,源自“自然”的魅力;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与“自然”的天然结盟;陶渊明的命运也因此与“自然”的遭际息息相关。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滚滚红尘中,随着“自然”的破败凋敝,陶渊明的星光渐渐黯然失色;随着“自然”的一再蒙难,陶渊明的文学精神也已进入死期。21世纪伊始,在陶渊明逝世将近一千六百年之后,伟大诗人陶渊明再度死亡,成为一个飘忽不定、明灭游移的幽灵。

法国当代生态批评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1925—)曾宣告,“自然”会在全球性的生态运动中重新复苏,幽灵将重返人间。

2 陶渊明的幽灵

自然一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隐藏在一个我们极少使用的词语的背后。
然而，自然重新复苏，
提醒我们它依然存在，
并且生命本身就有赖于它。
再次现身的自然，并非容光焕发，
却像重返人间的阴魂，
而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运动成为
欧美挥之不去的幽灵。^①

我国当代哲学家贺麟(1902—1992)曾在其《自然与人生》一文中写到诗人陶渊明：

将自然内在化，使自然在灵魂内放光明。
如像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南山，
武陵渔夫所追寻的桃源，
以及一切诗和画里面描写的自然景象，
都可以算得
在灵魂里放光明的自然。^②*

本书希望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大地污水漫漫的时代，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那才是我们自由美好生活的真正的本源。

鲁枢元

辛卯年菊月·姑苏城外

①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7页。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2页。

* 以上两处引文，按照诗歌样式排列，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学者的哲思就是诗。

第一章：陶渊明与人类“元问题”

以往,欧洲人把“人与上帝”看作人类必须面对的“元问题”;在邻近生态时代的今天,我们更愿意把“人与自然”的问题看作人类的“元问题”。所谓“人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即“人”与“天”,如“天人之际”,“天人合一”。其中的“天”既含有“自然”,也含有“神”——中国人自己的“上帝”。由此观之,汉语表述的“人与自然”,比西方话语中的“人与上帝”或许还要更周全一些。

梁启超晚年写下的《陶渊明》一书中,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视为“自然之美”与“人生之妙”和谐共处的典范,^①那么,关于陶渊明的当下解读,或许会为“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提供一份东方式的解答,从而为当代人走出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寻求一线生路。

英语世界中的“元问题”(meta-question),其中的前缀“meta”,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含有“在上、在外、在后”的意思。“meta-question”确切的解释应是在诸多具体问题之上、超越了这些问题之后得出的“本质性问题”,往往体现为“抽象化”、“形式化”、“逻辑化”之后的最终问题。中国学界将 meta-question 译为“元问题”,其中“元”的本义其实与 meta 有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古汉语大词典》中,“元”的本义为人的“头脑”,人的生命的根本,进而引申为“首要”、“初始”、“本源”、“重大”,其组合的词语,如“元气”、“元命”、“元化”多与自然本体及其运演

^① 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民国12年版,第19页。

相关。同时,“元”又通“玄”,“元”因此又附带了许多幽远、玄奥的宇宙精神气场。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问题”,并不具备 meta-question 将问题抽象化、形式化、逻辑化、本质化的倾向,而是希望赋予它更多一些汉语言文字的意象与情调。“元问题”,即“初始的”、“本源的”、“宏阔的”的问题,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问题,在空间上笼罩其他所有问题。它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决定所有问题的性质与得失。它的解决将导致其他问题的迎刃而解,其他问题只要一日存在,它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样一个“元问题”,就只能是“人与自然”的问题。

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个问题就是地球人类始终面对的“自然问题”。

人类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在某一时期的精神状况,甚至也决定了人类作为自然中一员的生理状况。遗憾的是尽管时时有一些哲人提醒,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性命攸关的“元问题”,或置若罔闻,或做出片面的、错误的回应,乃至酿成今日世界上毁灭性的生态灾难。

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却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中获得崇高地位,被赞誉为“千古一人”的伟大诗人?正是因为他为“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提交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答卷”。

诗人陶渊明天性自然,崇尚自然,亲近自然,全身心地融入自然,自自然然地吟咏他心目中的自然,并且由于让生命因适应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从而为人们在天地间的生存提供一个素朴、优美的范例。对于诗人陶渊明的再度阐释,有可能为深入探索“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另辟蹊径。

I · 1 “人与自然”是一个元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元典《老子》,又被称作《道德经》,其中“道经”多言自然,“德经”多言人事,一部《道德经》,即是古代中国哲人对“自然与人”这一元问题的一次精微妙曼的解析,如今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经典。

1943年,金岳霖先生应邀到美国讲学,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热衷于张扬人权、人道的法治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崇尚科技进步的学术文化界,金岳霖立足中国古代哲学,选定“自然和

人”这一话题，蓄意“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能不说用意之切、用心之深。

在这次讲演中，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合一”。但他特别强调地指出：汉语中的“自然”不尽是认知的对象，更是“信仰的对象”，是重要的“信念资源”，是人们“情感方面的依托”，是一个“复杂的意念图案”。^① 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并非西方的“纯粹的自然”，它“比英语中的‘自然’一词要丰富得多”，它是含有神圣意味的“自然”，接近于西方的“自然神”。^② 进而，金岳霖向西方学界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生观与自然观总是融会贯通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所谓“素朴的”、“英雄的”、“圣人的”三种不同的人生观，乃是以其对待自然的态度加以界定的。“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这一问题不但涉及个体所操持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式，也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人类社会的理念与秩序，到时代的精神气度、审美风范。在西方人面前，可以说金岳霖先生已经把“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的中国式解析发挥到极致。

早年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曾把“人与自然”的问题看作“历史之谜”，而对这一谜底的最终解答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那也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③

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讲的：“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的其实也是“自然”与“人道”的交融与和谐，是对一种最高社会理想的追求。由此看来，东方与西

① 金岳霖：《道·自然与人》，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48、149 页。

② 同上，第 151 页。

③ [德]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85 版，第 77 页。

方、古代与现代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对待“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仍不乏共识,全都把这一问题看作社会与个人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终的问题(或曰“没有终端的最终问题”)。

反之,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也正是因为“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陷入了盲目性与片面性;从生态运动的意义上看,人类有史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正在于对自然采取了对立的乃至敌视的态度。

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工业化”、“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往往是处于同一知识平面之上的。在现代化三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中,对于现代化的审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就没有间断。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总是来自这一时代精神与社会体制的内部,而且批判始终涉及这个时代、这个体制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化心理、哲学观念、生活风格、审美想象各个领域。回顾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尽管思绪万千,但归根结底则是由于这个时代错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损伤了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界,扭曲了作为人的内在自然的天性。

早在19世纪,正当工业时代仍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就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①马克思则更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恩格斯与马克思分别从“自然的有机完整”与“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权衡工业时代的利弊,也正是围绕着“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向现代人提出严厉警告。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79页。

1973),在论证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反面时,曾谈到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的控制如何演化成人对人的控制:“自然界作为人类操纵和控制的一个领域这一新概念,是与人类自身作为统治对象的观念相似的”,“人对自然工具性的操纵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业时代,控制与统治大自然的那种力量实际上也在控制统治着广大人民群众,“启蒙在这里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同一的”,^①工具理性已经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人、国家全都成了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的机械运转着的机器,想象力、创造力因此日趋干涸。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文学艺术也已经纳入一体化的“文化工业”的生产营销流水线,“独特的个性”、“细腻的感情”、“自由的精神”如果不能被制作、包装成时髦的商品投放市场,就要被视作“无用的东西”被众人嘲笑、遗弃。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早已经侵入人的精神领域,污染了人类的精神空间。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98—1976)曾把审视的目光对准现代社会中“技术的本质”,在他看来,技术不仅仅是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技术还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真实存在着的一种“关系法则”。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还不是由某些技术引出的那些对人类不利的后果,比如原子弹、核武器;真正的危险在于现代技术在人与自然及世界的关系上“砍进深深的一刀”,从而对人、对自然的自身性存在都造成了扭曲与伤害。他举例说:早先的时候,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春耕时拒绝使用钢犁并且要从马蹄上摘下铁制的马掌,为的是害怕划伤正在孕育万物的大地。大地,对这些印第安的土著居民来说是至亲至爱的母亲。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100 马力的拖拉机带着六道双向锋利的钢制犁铧”在大地上隆隆开过,继而施入化肥、喷进农药,勒逼大地交出更多的食品。大地由受人崇拜的万物之母沦为受人宰割的案上鱼肉。而此时的人,也已经变成工业机器上的附属物。“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在事先因此也在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着的生产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②在强大的技术力量统治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被大大简化了,日渐富裕的时代却又成了一

① 参见[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② 转引自[德]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个日趋贫乏的时代。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充满浓郁的生态学意味,启迪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甚至昭示了生态时代的到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生态运动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蓬勃兴起,人与自然的问题,或曰人类的“自然问题”,日益突显地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这位数十年来一直投身于生态运动并撰著了《论自然的人类历史》、《反自然的社会》、《驯化人与野性人》(“自然三部曲”)的法国学者,在其不久前出版的《还自然之魅》一书中再三强调:“自然问题”将是 21 世纪的“世纪问题”,“在当今时代,自然问题处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自然已经成为决策的依据”;^①他借助歌德之口声称:“自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唯一的问题”;^②他又借助哲学界伽达默尔之口宣布:自然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或许这是世界局势危急时刻出现的第一个希望。”^③他还接过马克思的命题告诫世人:“今天,我们只能建议另一种人文主义,即自然人文主义”,^④“自然主义将是唯一经得时间考验的幻想”。面对工业社会的沉沦,莫斯科维奇再次向人类社会发出“回归自然”的呼吁,他说:“这是发自心底、亟待得到聆听和理解的一声呼唤,呼吁复兴人类与自然、与周围新生的一切之间的统一……应当像对待母亲一样关心自然,以及自然为所有容身其中的人们所保藏的一切。”他相信韦伯的说法,自然与我们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于永恒的“巫魅”关系,因而:“回归本身拥有了一种诗化的光环,从心灵深处唤醒民众,从社会基层唤醒群体,从自然深处唤醒生命。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康复的承诺,我们正在期待。”^⑤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学者在论及社会政治、人类前途时都已经不能避开“生态”——或曰“人与自然”这一根本问题。

在“人与自然”这一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些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自然继续持顽固敌对态度的企业家、技术官僚、无良政客们姑且不论;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解答。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曾先后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是一位严谨的历史

① [法]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35、237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同上,第 211 页。

④ 同上,第 238 页。

⑤ 同上,第 114、115 页。